

“在小提琴和琵琶的对话中，东西方在五线谱上相遇。通过音乐这一珍贵‘大使’，意大利和中国——为人类文化作出贡献的两大千年文明聚集在了一起。”意大利《省报》在一则乐评中这样写道。8月10日，“古老文明的现代回声——中国当代作曲家室内乐作品音乐会”在小提琴发源地、意大利北部城市克雷莫纳举行。这场音乐会由中央音乐学院的音乐家们共同呈现，是中国当代作曲家的作品首度在克雷莫纳完整演出。融汇中西、贯通古今的音乐旋律赢得现场观众阵阵热烈掌声。

音乐是一种超越文化的语言，一种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不同于音乐表演团体和职业演奏家，作为集创作、表演、教育、科研于一体的高等音乐教育学院，我们应如何更好地发挥自身“集群”优势，通过音乐对外讲好中国故事？如何向世界展示具有中国特色和世界水平的现代音乐教育？我们在实践中寻找答案，在思索中创新实践。



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悠长、“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铿锵。琵琶专业本科一年级美籍学生周朵朵是中国民乐爱好者。在老师指导下，她的琵琶演奏技术进步很快，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今年3月，中央音乐学院和巴德学院“中国音乐发展计划”第二阶段合作正式签约，推动中国音乐海外传播与发展进入新的篇章。我们将继续强化教学合作及现有学术交流项目，并在联合培养、交换学习、学者互访、英文教材与学术期刊出版、音乐创作和音乐学理论研究等领域拓展合作。

与此同时，我们积极将世界丰富多样的优秀音乐“请进来”，让中国音乐和世界音乐展开对话与交流。

2017年，中央音乐学院牵头创立“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截至今年，联盟成员增至66个，遍及61个国家和地区。以这一音乐教育联盟为平台，

以音乐搭建文化交流之桥

俞峰

让世界“听见”当代中国声音

音乐是人类共通的语言，是古老的表意方式，中国第一部诗集《诗经》即为歌集。“不学诗，无以言”，在孔子生活的春秋时代，歌（即诗）的交流功能已经体现。今天，伴随互联网技术的迭代发展，伴随国际文化交流的日趋频繁，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聆听地球另一端的音乐之声，不必踏出国门就能欣赏世界名团的精彩演奏。

我们应该为这样一个活跃、丰富的音乐舞台增添怎样的色彩？音乐是一个国家文化特色的自然流露，我们要用富有中华文化底蕴与时代特色，



同时与世界接轨的音乐作品发声，让世界“听见”当代中国声音。中央音乐学院多次在海外成功举办中国音乐家新作品音乐会，展示当代中国音乐发展新貌。

2018年1月，“中国当代音乐——中央音乐学院作曲家新作品世界首演音乐会”在美国纽约林肯中心举行。这是中国作曲家自中美建交以来首次以集体亮相的方式在美国举办新作品发布音乐会。2019年末，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作曲系教师们创作的8部大型管弦乐新作，包括叶小钢的《美丽乡村》、郭文景的竹笛协奏曲《愁空山》等作品由我执棒上演。演出期间，一票难求，巨幅海报登上纽约时报广场大屏。今年11月，中央音乐学院交响乐团重返卡内基音乐厅，与来自中国的歌唱家、器乐演奏家一道，演绎中国当代作曲家最新创作的协奏曲和交响乐作品，包括贾国平的《万古江河》、常平的小提琴协奏曲《未来之境》等。

音乐作品入耳、入心，音乐跨文化交流与传播的效果才好。在对外音乐演出中，对曲目的选择与演奏，我们有严格的标准。上演的作品既要能表现中国当代的精气神，展现中国人的当代面貌，讲好中国故事，又要能与世界接轨、展现一流技术水平。比如，《愁空山》以李白的诗歌《蜀道难》为灵感，形成圆润悠扬、高亢清脆、雄浑深沉的音乐意境；《美丽乡村》表达了中国人对自然和美好生活的向往；《万古江河》将古

筝、竖琴和管弦乐队结合，融合了中国音乐元素与西方现代音乐语言和技巧；《未来之境》则以小提琴的乐音，奏出对未来世界的探索和美好希望。

这些作品或呈现中国地理风貌和民俗风情，或凝结中国特有文化元素，或注重对自然的刻画与内省的浅唱低吟，虽有各自不同的美学追求和表现技法，却有一个共同特征：作曲家借助源自西方的乐器或体裁，以飞扬诗意的饱满想象拥抱当代生活，在创造出具有中国特色音乐作品的同时，努力探索当代音乐发展的可能性。

汲取中国音乐传统营养

在国际舞台奏响中国音符，我们的源头活水来自中国当代音乐家赓续不断的新作，也来自对丰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尤其是音乐传统的深入挖掘。作为高等音乐教育学府，我们有责任为音乐家创新发展提供深层次支持。

21世纪初，中央音乐学院启动“中国古琴音乐文化数据库”“中国新疆维吾尔木卡姆音乐数据库”项目，开展了“中国蒙古族族长调民歌”等传统音乐数字化课件工程建设。学校将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纳入总体学科建设规划，以理论研究、作品创作、实践演出、传播交流等途径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继承和融合发展。我们先后举办“国际传统音乐学会第六届应用民族音乐学国际研讨会”“全国古琴专业教学



研讨会”等活动，组织作曲系教师赴丝绸之路沿线采风，创作了多部民族室内乐和管弦乐作品。

加强对传统音乐的整理、挖掘和研究，对音乐创作、音乐表演实践的促进作用显而易见。传统音乐的音乐元素、旋律特点、音乐结构能够为作曲家创作出更具中国韵味的“华夏之声”提供丰富的音乐素材和创作灵感。《云韶》《藏》《林香界》《北国风光》等曾在纽约演出的作品，就是中国民族音乐创造性转化的优秀成果。

在音乐创作过程中，一方面我们需要回到传统和民间汲取创作营养；一方面也要积极化用科技成果，赋能艺术创作，探索多样化音乐表达。中央音乐学院充分利用跨学科的交叉合作，为民族传统音乐发展献力。比如，章红艳教授主持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艺术学项目“中国传统音乐人工智能化记谱研究——以江南丝竹为例”，通过开发人工智能记谱平台，增强表演中即兴演奏的“韵”和“腔”的人工智能识别，在国内率先采用人工智能保护传承传统音乐。这些对传统音乐特有演唱方法及表达方式的研究，为民族器乐的创作与演奏提供了重要借鉴。

2021年，联盟发起“古老的回声”丝路青年音乐作品征集活动，收到海内外多部作品。经过专业评审团严格筛选，选出18所中外一流音乐学院推荐的20位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并进行3场线上直播音乐会。2020年，由40所中外著名音乐和艺术学院共同搭建的世界音乐学院云端音乐厅，举办了8场以“和平·友谊·融合”为主题的音乐会。2019年，联盟举办5场“一带一路”音乐艺术展演，“一带一路”《图兰朵》歌剧音乐会”世界首演。这些活动既展现了古老丝路跨越千年的乐声回响，又为今日丝路音乐发展注入了青春与活力。

在今年8月的欧洲访演行程中，我们与奥地利维也纳纳尔纳出版社举行了“从东到西，中国当代音乐走向世界”合作见面会。从今年起，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音乐出版社每年将为15名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出版乐谱，并为中央音乐学院建立网页。为一所音乐学院建立专属网页，对环球音乐而言，尚属首次。从东到西，从中国走向世界，艺术大国、音乐强国需要一批高质量作品支撑，需要整个中国音乐界焕发更加旺盛的创作活力；用音符讲述中国故事，用音乐沟通人心，需要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对外交流。期待我们不断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为彰显大国之大、文化之深和艺术之美贡献音乐的力量。

构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

如果说音乐作品是枝头饱满的果实，音乐教育就是泥土中遒劲的根脉；如果说在国际舞台奏响中国作品的一场场音乐会，是一朵朵翻腾跃动的水花，向海外艺术教育同行介绍我们的音乐教育体系，就是开凿出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

201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与美国巴德学院签署“中国音乐发展计划”，成立巴德美中音乐研习院，创设二胡、笛子、古筝等中国民族乐器表演专业本科学位，并建立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民乐海外考级体系。更多海外学子得以走近中国民乐，在弹拨中体验“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悠长、“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铿锵。琵琶专业本科一年级美籍学生周朵朵是中国民乐爱好者。在老师指导下，她的琵琶演奏技术进步很快，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我们连续多年举办系列音乐国际交流活动。在今年10月17日举办的第三届“一带一路”音乐教育联盟国际大会闭幕式音乐会上，各国优秀音乐家带来精彩纷呈的演出，展示出多元音乐文化的灿烂。

2021年，联盟发起“古老的回声”丝路青年音乐作品征集活动，收到海内外多部作品。经过专业评审团严格筛选，选出18所中外一流音乐学院推荐的20位青年作曲家的作品，并进行3场线上直播音乐会。2020年，由40所中外著名音乐和艺术学院共同搭建的世界音乐学院云端音乐厅，举办了8场以“和平·友谊·融合”为主题的音乐会。2019年，联盟举办5场“一带一路”音乐艺术展演，“一带一路”《图兰朵》歌剧音乐会”世界首演。这些活动既展现了古老丝路跨越千年的乐声回响，又为今日丝路音乐发展注入了青春与活力。

在今年8月的欧洲访演行程中，我们与奥地利维也纳纳尔纳出版社举行了“从东到西，中国当代音乐走向世界”合作见面会。从今年起，这家拥有百年历史的音乐出版社每年将为15名中央音乐学院的作曲家出版乐谱，并为中央音乐学院建立网页。为一所音乐学院建立专属网页，对环球音乐而言，尚属首次。从东到西，从中国走向世界，艺术大国、音乐强国需要一批高质量作品支撑，需要整个中国音乐界焕发更加旺盛的创作活力；用音符讲述中国故事，用音乐沟通人心，需要更宽领域、更多层次、更加主动的对外交流。期待我们不断构建面向未来、面向世界的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为彰显大国之大、文化之深和艺术之美贡献音乐的力量。

构建中国现代音乐教育体系

如果说音乐作品是枝头饱满的果实，音乐教育就是泥土中遒劲的根脉；如果说在国际舞台奏响中国作品的一场场音乐会，是一朵朵翻腾跃动的水花，向海外艺术教育同行介绍我们的音乐教育体系，就是开凿出一条奔流不息的大河。

2017年底，中央音乐学院与美国巴德学院签署“中国音乐发展计划”，成立巴德美中音乐研习院，创设二胡、笛子、古筝等中国民族乐器表演专业本科学位，并建立中央音乐学院中国民乐海外考级体系。更多海外学子得以走近中国民乐，在弹拨中体验“锦瑟无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华年”的悠长、“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的铿锵。琵琶专业本科一年级美籍学生周朵朵是中国民乐爱好者。在老师指导下，她的琵琶演奏技术进步很快，对中国历史文化有了更深的理解。

卡尔维诺的文学探索之旅

许彤

今年是意大利作家伊塔洛·卡尔维诺诞辰100周年。他曾说过：“世界与我、经验和幻想都包含在一行又一行的文字之中。”卡尔维诺的文字饱含着轻盈、温暖、明亮的幻想，为一代又一代读者开启了文学探险旅程。

寓言色彩的现实主义

1923年10月15日，卡尔维诺出生在古巴哈瓦那附近的小镇圣地亚哥·德·拉斯维加斯，不到两岁时跟随父母回到了意大利西北部的圣雷莫。小城毗邻利古里亚海，家中花园里有棵柔毛肖乳香——“假胡椒树”，它后来成为了《树上的男爵》中树木的原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卡尔维诺和弟弟一起加入游击队。游击战的经历对卡尔维诺的人生观形成具有重大意义。他曾说，自己所写所想的一切都是以这一时期的经验出发，“生活中一切感受、见闻，就都是文学诱因了”。

二战结束后，卡尔维诺进入都灵大学文学院就读，开启文学生涯。1946年，他开始为埃伊纳乌出版社工作。年底时，他用20多天时间完成的长篇小说——《通向蜘蛛巢的小径》，不仅销量甚佳，还斩获文学奖项，令他在意大利文坛声名鹊起。

20世纪50年代，卡尔维诺逐渐转向“寓言体”小说创作。《我们的祖先》三部曲被评论界誉为“哲学童话”，它们都“发生在遥远的年代和想象的国度”；《分成两半的子爵》里的梅达尔多子爵在战争中被炮火纵向劈为左右两半，一半作恶多端，一半乐善好施；《树上的男爵》（见下图，许彤供图）中的柯希莫12岁时因反抗父亲的专制而爬到树上，一生没有返回大地，临终时纵身跃入升上天空的热气球；《不存在的骑士》主人公阿季卢尔福是一只会骑马的甲冑，没有肉身，凭借意志生存下去。卡尔维诺希望通过它们重新找到个体与集体、生存与理性、自传与历史、抒情与史诗之间的张力，并令其在现实中鲜活地流转。



这三部曲也回应了上世纪50年代诸多作家关注的一个基本问题：如何复兴大众文学？卡尔维诺从童话故事里汲取灵感，以“风格写实的寓言”书写关于人类存在的隐喻：“我们对存在的争取（《不存在的骑士》）到完整意义上的存在（《分成两半的子爵》），最终来到了为存在而战——努力在集体中实现自我，同时保持对个人自由的忠诚（《树上的男爵》）。”评论界将《我们的祖先》称为意大利当代文学“寓言色彩的现实主义”。寓言故事也成为了卡尔维诺偏爱的体裁，他用寓言克服“再现现实”和“直抵真实”之间的鸿沟，找到了意在言外的“轻盈”风格，找到了让自己的文字突破事物表象束缚的道路。由此，卡尔维诺为自己的作品找到文学与时代、与历史、与家国的联结点，成为文学自身的寓言。

1972年，小说《看不见的城市》出版，成为卡尔维诺晚期代表作和后现代主义小说杰作，深受各国读者喜爱，为他赢得了世界声誉。

在书中与东方相遇

1956年4月，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推出意大利现代短篇小说集《把大砲带回家去的兵士》，作者一栏写着“依泰洛·卡尔维诺等著”，书名则取自卡尔维诺的同名短篇小说，并选录了他



的另一篇作品《塞维家的七弟兄》。卡尔维诺被介绍为二战后意大利文坛“最有才能的作家之一”。当时，这两篇故事都是从法文转译过来的，不是原汁原味的意大利文原作译本，但中国读者同样能够感受到这位意大利小说家的独特风格。初版发行数月后，1956年8月9日，北京大学图书馆的借书卡上就留下了第一位读者的借阅记录。

与我们所熟悉的卡尔维诺不同，这两篇故事有着抵抗主义文学和见证文学的质朴与醇厚。它们取材于卡尔维诺亲身经历的游击战争，年轻的作家用平实的语言诉说老百姓对法西斯发动战争的憎恶、对和平的渴望、对真善美的珍视。此时，卡尔维诺笔下已经有了薄伽丘式的通晓谈谐与《好兵帅克》式的荒诞讽刺，他在对文字的磨练中摸索出日后别具一格的文学表达。

在文学中，卡尔维诺与东方和中国再度相遇。《看不见的城市》（见上图，许彤供图）是对《马可·波罗游记》的重写。卡尔维诺用忽必烈和马可·波罗的对话贯穿始终。只是读者无法确定，自己阅读的到底是马可·波罗虚构的记忆，还是忽必烈自己的想象。在卡尔维诺对马可·波罗中国回忆的解构与重构中，他与东方、意大利文化与中国文化再一次相遇。

《看不见的城市》是一本典型的卡尔维诺式的“轻盈”小书。作家本人形容它是“作为诗歌写就的”，语言简明、轻快、凝练，有着充满哲思、高度陌生化的意象和宛如晶体般的精密结构。全书由短小章节构成，分为9个部分，共计55章，每一章都涉及一座虚构的城市。它们不对任何存在的城市，而是将读者引向作者关于城市、关于“人与城市”关系的反思：左拉是令游客一见难忘之城，但为了让人记住，它被迫静止不变，最终走向萧条，被大地忘却；莱奥尼亚的居民每天制造无数垃圾，随着城市扩张，垃圾也越堆越高，直至吞没整个世界；泰克拉如同一个巨大的工地，城市的建设者夜以继日地工作，旅人能看到的除了木板围墙、帆布屏障，就是脚手架、钢筋骨架……

1985年夏天，卡尔维诺开始为哈佛大学诺顿讲席讲座准备讲稿，题目是《新千年文学备忘录》。他计划讨论文学的价值、性质与特性，会讲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海明威和托马斯·曼，也要谈谈薄伽丘、但丁和那些古往今来的意大利文学名家。在卡尔维诺规划的六讲中，他想要探讨“轻盈”“速度”“精确”“形象鲜明”“内容多样”“连贯”这些他最为关心的文学问题。他对文学的未来满怀信心，坚信即便来到下一个千年，有些东西依然只有文学才能带给我们。

1985年9月19日，卡尔维诺的生命在62岁时戛然而止。而他的文学生命则继续向未来绵延。他在作品中留下许多线索，让一代代读者通过文字想象他的文学世界，触摸轻盈文字之下埋藏着的他对文学自身的无限探索：何处是文学的边界？文学类型的界限在哪里？语言表达的极限是什么？至今，读者仍在他的文字中求索。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



本版责编：王佳可 徐馨 庄雪雅 王迪 电子信箱：mrbgjk@163.com 版式设计：蔡华伟